

## 恩師嚴耕望教授與我

### (一)

在國鍵短暫的治史生涯裏面，先師嚴耕望教授是對我影響最深、恩德最厚的其中一位老師。

嚴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是世界頂尖的史地大師。其治學之勤，著述之豐，前雖未必全無古人，但後則相信極難再有來者。尤其性情淡泊，不好名利，更是今日大學裏面濁水之中罕有之清流。

### (二)

一九六七年夏，國鍵考入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。和嚴師結緣，則始於四年級時他當上了我們的班主任，而國鍵則是班長。但聽人說，嚴師講的國語，帶有濃厚的安徽桐城口音，不容易聽得懂。自己既是班長，也唯有硬着頭皮，拿着紙筆，往他的辦公室稟報班中雜事，並候吩咐。其時在語言溝通上雖確有點困難，但在紙筆幫助下，大致也不成問題。印象中，第一次拜候嚴師時，他的溫文和善，笑容可掬，對學生復處處關懷，頓使國鍵心中的惶懼，一掃而空。

### (三)

新亞院規，班主任每學期須與學生聚會至少一次。嚴師愛好行山，我班第一次和他的約叙，就是請他老人家同往太平山頂遠足，並約定在纜車站集合，一道登山。該日，我們在車站等了逾半句鐘，猶未見嚴師踪影。心急之餘，派人往山上車站看看。啊！原來他早已在那兒等着了！國鍵沒清楚向嚴師交代是在山上還是山下的車站集合，可真慚愧之極了！

### (四)

嚴師治學的態度，從來極之嚴謹。所授史地和政制的課程，尤其艱深難習。至於給分，也從不鬆手。普通學生，自然避之則吉。可國鍵三年級時便看破成績，但仰嚴師之學問和為人，早有追隨之意。四年級時，一口氣修了他的「中國歷史地理」和「中國政治制

度史」兩門功課，成績竟也幸運地都得了A級（甲等）。除了意料之外的喜悅，亦頗為日後研究草原民族關係史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國鍵對草原民族的興趣，是三年級修王德昭教授「中西交通史」時啟發的。十分感謝王老師。

（五）

在中大研究院時，在恩師牟潤孫教授的指導下，寫成《玄奘西征年代考》，並因之拿了個「哈佛燕京獎學金」。而碩士論文《北周疆域考》，則在嚴師指導下完成。這兩篇文章，用的大部份已是平日讀書時所搜集的有關民族、地理、交通、制度等歷史材料。

（六）

歷史地理和地方行政制度，讀起來確甚枯燥而乏味。一般青年人，未必容易忍受。國鍵拜嚴師門下，專注史地，看來他是頗為高興的。而嚴師對我，似乎也特別關懷。每有新作問世，總送我一本珍貴的單行本，讓我一讀。猶記得碩士論文考試，主考王德昭教授對於國鍵論文之語雜文言，頗有意見。嚴師愛我心切，即時替我辯解。王師似稍不悅，我則幸得順利過關。

（七）

碩士畢業之後，嚴師曾問國鍵，可有興趣在李吉甫的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做點考證工夫否。某日，又贈我七大冊藝文印書館印行的精裝版《宋史》，謂他的研究範圍，斷限於唐代，希望我能繼續下去。唉，重得要命的七大冊書本，竟勞煩他老人家親自搬到新亞書院他的辦公室來交給我，門生不肖，能不即時感激無限？嚴師心意，我收到了；他的期許，我也讀到了。至於書錢，我還是堅決付還了給他。十多年後讀嚴師的《治史答問》（《岫廬文庫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五年版），赫然發覺有「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」一節！其原因是，在「史料情況」、「宋代在中國史上的特別意義」和「前人對於兩宋的研究工作不如理想」三方面來考慮（頁二二），兩宋的研究，最能讓青年學人「大顯身手」（頁二三）！

( 八 )

人生的際遇，往往並非自己可以完全掌握。冥冥之中，似乎有個安排。當日未知是何因緣，國鍵報讀了香港大學中文系的中史研究碩士班。畢業之後，復在嚴師和牟師的大力推薦下，蒙港大中文系恩師趙令揚教授收錄為博士生，並邀得剛到任的系主任何丙郁教授當我的指導老師。國鍵在史學方面的研究，才得繼續下去。

( 九 )

博士畢業後，拿着博士論文《北魏與蠕蠕關係研究》往見嚴師，請他多給意見。數日後，嚴師見我，指出論文中有一行文字史料句讀欠佳，叫我修改。並謂將赴台灣，願意親自替我把論文交給台灣的王壽南前輩，看看有沒有出版的機會，可真喜出望外了！厚愈兩吋，重達六、七磅的一部論文手抄本，要他老人家帶往台灣，國鍵又再一次感動到無以言喻！嚴師於史學研究，向來要求極高，更不輕易以學生論文習作，推薦當今一流書館。這趟幫忙，足見他對國鍵的關懷和愛惜之情，是何等的深厚了！！

不數月，而台灣商務印書館寄來了一紙有關版權的合約。嚴師和王前輩，真的衷心感謝你們了！

( 十 )

嚴師對我的愛護，當不止於此。一九八六年國鍵在香港舉行個人書法展覽會，在開幕典禮當日，他老人家竟也不辭舟車之苦，前來參與！嚴師為人甚為低調，不大參加非學術性的公開活動。他的出現，自易成為佳話。而開幕當日，到場的除了嚴師之外，還有饒宗頤教授、趙令揚教授、杜祖貽教授、全漢昇教授、羅慷烈教授、何丙郁教授、陳炳良教授、何世明牧師、鄭春庭老師、馬國權先生和幾乎已絕跡公眾場合的嶺南派名畫家容漱石老師，俱乃文教藝術界有大成就的顯赫人物，不能不謂之一時之盛也！諸前輩師長之厚愛於我，能不永誌於心？（記憶中，牟潤孫教授本欲前來展會，可惜因為行動不便，終未成事。沒料到不兩年而牟師辭世，從此便是天人兩隔！）

( 十一 )

嚴師有大恩德於我，我卻負了嚴師。自知研治中古草原民族歷史地理，在大學裏面沒有市場，想謀教席固是天方夜譚。何況嚴師持身高潔，向不牽涉大學人事瓜葛。就他自己在中大會否升任正教授，也從來是不聞不問。若要他老人家出面推薦門生爭取大學教席，並不符合他遠離複雜的大學人事關係的作風。作為他的弟子，在這方面須要有充足的心理準備，也更明白他老人家的性格和苦衷。

( 十二 )

博士畢業三年後，國鍵舉家移民加拿大。治學的興趣，也由史學轉往教育和書法方面。手頭一大堆還未利用的研究資料，頓都成了廢物。雖曰無奈，亦客觀環境所使然也。

自後在港拜訪嚴師和師母，意在誠心向兩老請安，甚少談及治史之事。而嚴師和師母當時也為了照顧小孫女，忙着樂着。大家談的，也不外乎生活瑣事、兒女教育。偶爾請他兩老吃頓午飯，便算是執了弟子之禮。未幾小孫女返美國就學，而聽師母說，嚴師又因耳疾復發，健康日差。自己除了間中致電問安之外，也不敢再往嚴府打擾了。今日回想起來，愧疚更深。

一九九六年，嚴師不幸謝世。國鍵其時身居加拿大，竟然全不知情！實此生最大之遺憾也！！

( 十三 )

嚴師一生，盡獻史學。而這碩果僅存的德才兼善的史學大師一旦離世，難免令人有無復後繼之哀歎。或由於這種哀歎，嚴師的巍巍風範，在人們的心目中，相信必更深刻。且亦必隨其難以倫比的學術成就，於立德立言，並臻不朽。

在艱難時代，抱有大理想的知識份子們，對道德人格和學問造詣，要求極高。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，社會漸趨富裕，而大學在庸俗的洪流之中，早也喪掉了培養文史偉大學人的環境和條件。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來說，類如嚴師淡泊自處、專注學問而得大成的學人，恐怕也無法不成了絕響！

二十世紀錢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、牟潤孫、嚴耕望諸大師治學救國的新亞書院情懷，殆亦隨嚴師之終亦歸休，完全落幕者焉。

二零零九年夏眇人潘國鍵寫於多倫多如心齋寓。時嚴師離世，不覺十三載矣。

### 附九六年合照:深深懷念先師嚴耕望教授和師母

九零年代初，恩師嚴耕望教授健康欠佳，國鍵已極少往嚴府打擾。近日重翻舊時照片，才記得一九九六年二月廿五日農曆丙子新春大年初七早上，國鍵一家往九龍塘義本道嚴師府上，向老師和師母拜年，兼稟報弟子一家將於年中返加拿大定居的事。大家喜氣洋洋，拍照留念。時老師精神尚佳，師母仍甚壯健。沒料同年十月，嚴師捐館！而事隔十六年，師母和內子佩鑾亦先後辭世！每每思之，哀傷難奈。人世苦如此，夫復何言哉！二零一二年四月壬辰清明節潘國鍵識於多倫多如心齋燈下。

照片一：嚴師、師母與國鍵



照片二：嚴師與國鍵



照片三：師母與內子佩鑾

